新石頭記/第16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新石頭記

◀上一回

第十六回　義和團醜態畢呈　王威兒凶心忽露

下一回▶

　　卻說薛蟠慌慌張張的走來，寶玉倒吃了一驚，撇下張老頭兒，跟他到房裡。薛蟠喘息了一回，才道：「寶兄弟，你知我的來意麼？」寶玉道：「你來的這等慌張，虧你還有工夫叫人猜你來意。快說罷！」薛蟠道：「洋兵要打進來了，我打要走，特地來告訴你一聲。」寶玉道：「你們的法術呢？」薛蟠道：「據師父說，現在天兵、天將還不曾調齊，等調齊了，就可以一鼓而擒。前回被你說了那一番話，思來想去，也死怕他們的說話靠不住，不由的害怕起來，思量不如早點走開了的好。」寶玉道：「這洋兵打進來的話，你是那裡聽來的？」薛蟠道：「一言難盡！這城裡一家洋貨鋪的掌櫃，也是南邊人。自從我販連洋貨以來，他就和我有來往。去年他回家去，路過上海，我和他盤桓了幾天，因此相識了。此時他也在這裡，他們聯成了一幫，專門僱了多少人，到外面去打聽，消息其是靈通，是他告訴我的。他還告訴我，這里長新店過去點，有一個地，方叫做『安樂窩』，地方甚好，可以避難。那裡永遠沒有水火盜賊的警耗。他叫我到那裡去呢。所以我打算先到長新店住下，聽這裡的消息。是好的我再回來；是不好的，我就往『安樂窩』去。我想約了你一同去走走。」寶玉笑道：「我在這裡受了多少驚怕，要走早就走了，還等到這會麼？你請便罷？只是你到了十麼地方，總要給我個信。」薛蟠道：「你老住在這裡麼？」寶玉道：「也不見得。我一心要來看看京城近日的光景，不想來了，就遇了這件事，寸步不能出門。只等事情平靜了，我到外頭逛幾天，也就走了。」薛蟠道：「走到那裡呢？」寶玉道：「無非仍到上海。」薛蟠道：「還到上海作什麼？」

寶玉道：「無非仍到上海。」薛蟠道：「還到上海作什麼？」寶玉道：「我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，不過那裡消息靈通點，可以知點事情罷了。」

當下二人談談說說，將近黃昏時分，薛蟠便起身作別道：「我這一去，是瞞著眾人的。那一回，我到裡來時，有一個人來找我，人名叫王威兒。我走之後，不他來找我，請你只說我從沒來就是了。」說罷，握手分別，趕出城外，逕投長新店而去，不提。

這裡寶玉自從送薛蟠去後，外面的拳匪依然如故。王威兒果然來兩次，要找薛蟠，寶玉只推不知，看看又是半月光景，忽然一天那張老頭兒張失措的來報說：「洋兵到了，即刻就要進城？」寶玉道：「他進城就進城了，你慌什麼？」張老頭兒道：「要準備著逃走呀？寶玉道：「洋兵進城，還殺人麼？」張老頭兒道：「這個論不定。」寶玉道：「你出過洋的人，還懂得外國話麼？」張老頭兒道：「英國話可以說上來。」寶玉道：「你懂得說話，就好辦。依我看不必走，兵也不見得胡亂殺人。」正說話間，果然外面炮火連天，人聲鼎沸起來。張老頭往外就跑，寶玉不免也走到門道去看看。只見街上扶男帶女之人，不絕于路，尋子覓爺之聲不絕于耳。真是目不忍睹，耳不忍聞。此時張老頭兒也站在門首。忽然來了一個人，跑過來一把拉住他道：「兩宮都出走了，你為甚還不走？」張老頭兒道：「兩宮又不曾叫我保駕，我跟著走作什麼？」那人道：「不是這麼說，不過叫你避開點罷了。你還夠得上保駕呢？」寶玉道：「兩宮出走的話，是真的麼？」那人道：「千真萬真。我才遇見了榮中堂、剛中堂，還有許多中堂大人們，都陸續的趕著去了。那才是保駕呢！你們不走，我去了。」說著，便一溜煙擠入人從中去了。張老頭兒便把大門關上。

過了三四天之後，街上人聲才慢慢的靜下來。張老頭兒來說：「好了，此刻各國兵，陸續到的不少，約定了分段治理，街上可以走得了。只是不懂洋活的，總還怕要吃洋兵的虧。」寶玉聽說，便往外面去走走，多時不曾出門，到了街上只覺得天地異色。一路信步走去，只見家家門首，都插著些「大英順民」、「大德順民」等小旗子。沿路巡察的的洋兵不少，偶然站定了看看東西，那洋兵便要來盤問。喜得寶玉從伯惠讀了兩個月洋書，他是個絕聰明的人，又極肯用心，雖然住在這裡，卻沒有一處，只見幾十個兵排隊而來，路旁另有十來個人，在地下跪著，衣領背後都插著一面小旗子，也有寫「大英順民的」，也有寫「大法順民」的「大美」、「大德」、「大日本」都有，底下無非著順民兩個字。各人手裡也有奉著一盤饅頭的，也有奉著熱騰騰肥雞、肥肉的。內中一個卻明明認是王威兒，寶玉不覺笑了一笑。那押隊的洋兵，便站住了，問寶玉：「笑什麼？」寶玉打著英話道：「我也不知貴兵隊是那一國的，卻見那跪著接你們的人，插著旗子，

英、德、法、美、日的目寫，不覺好笑。」說的那洋兵也笑了，道：「我們是英國的。」又指著那些旗子，問：「那一面寫的是『英』字？」寶玉一看，王威兒身上的恰是個「大英順民」，便順手拔了下來，指給他看。那洋兵看了，又看看王威兒，只見化府伏在地，便走過去，用手托了他的下頦，叫他抬頭。誰知他已是嚇的面如土色的了。那洋兵笑了笑，和寶玉握了握手，便督隊去了。

寶玉往前走著，約莫走了一箭多地，忽聽得後面一疊連聲的叫老爺，寶玉回過頭來一看，卻是王威兒，汗流滿面的走來。寶玉覺得詫異，便站住了腳。王威兒走近身邊一咕嚕跪下來，便咯、咯的磕響頭，嘴裡嚷著：「老爺饒命？」寶玉詫道：「這是什麼話？我不懂呀？」王威兒大哭道：「老爺不饒我，我就在這裡先撞死了罷！」說罷，又在那裡碰響頭，只碰得破皮流血。寶玉道：「奇極了，你就是要求饒命，也要好好的說出原故來呀！況且，我又沒有說要你的命，叫我從何饒起呢？」王威兒器著道：「小的雖然到過老爺處兩三次，卻幸得不曾冒犯著老爺。小的實在不知老爺是洋大人的朋友，望老爺開恩。」寶玉道：「你這越說我越不懂了，究竟是什麼來由，你好好的說。」王威兒道：「老爺方纔不是叫洋大人殺我麼？」寶玉道：「這又奇了，什麼楊大人，我不認得呀？」王威兒越是器個不了，索性膝行走近一步，抱著寶玉的大腿，嚎啕大哭起來，寶玉倒被他鬧得呆了。此時旁邊有幾個過往的人，也都站住了觀看。寶玉沒了主意，跺著腳道：「這是那裡來的話，又不肯好好的說，你到底也說個清楚，我好辦呀？」王威兒看見人多了，越是不肯說。寶玉怒道：「你快撒手，我沒有工夫和你鬧。」王威兒連忙撒手叩頭道：「老爺，可憐小的，一個兒已經死了，饒了我罷。」寶玉始終不解其意，順口答道：「我饒你就是了，起去罷！」王威兒大喜，收汨叩頭道：「謝過老爺，就請老爺到我家裡去獻茶。」寶玉道：「我沒有工夫，饒了你，你就走罷。」王威兒那裡肯放，一把拉住道：「我家不遠，就在前面，請老爺是必賞光。」說罷，拉了要走。

寶玉無奈。只得同行。果然不遠就到了。王威兒推門，讓寶玉進去。到了屋裡，又端了一把椅子，放在當中，請寶玉坐下，重新又叩起頭來，又叫他妻子也出來叩頭，倒把個寶玉弄得猶如做夢一般。看王威兒獻茶獻水的忙定了，方纔問道：「你到底為什麼事，叫我饒命，我始終不懂。你到底說個明白，我好照辦呀！」王威兒驚道：「老爺到底不肯饒我麼」說著，又要跪下。那婦人在旁邊也百般的求饒，說道：「老爺可憐了小婦人罷。」又指著王威兒道：「天殺的，不知從裡認了一班強盜，說什麼有法術，不怕槍炮，要殺盡毛子。還叫小婦人孛做紅燈照。到了晚上，提著個燈籠，扒到屋頂上去，教著念什麼咒語，說是可以騰雲駕霧，駕起雲，便可以把燈籠裡的神火去燒毛子。誰知混了許久，一點不靈，他不怪自己咼了人家的欺騙，還怪小婦人不誠心去孛。又帶了兒

子小去孛法，可憐那天攻打使館，被洋槍打死了。他不怪強盜的法術不靈，倒又說是這天小婦人雙手汙穢和小王兒打了辮子，破了法術了。前幾天洋兵打進來了，一眾強盜才知道利害，趕忙丟了紅巾、紅帶前去投降。從此天天有洋兵從口走迴，便出去跪班獻酒獻肉的申說自家並不是拳匪。可奈不懂說話，任從你說破了嘴唇，那洋兵只當沒有聽見，方纔跪班回來，嚇的三魂失了兩魂，七魄丟了六魄。說是有一位老爺和洋大人是朋友，在那裡和洋大人說話，不定要說出我的根底。小婦人問那老爺怎麼會知你根底呢？天殺的才說出老爺和薛大爺是朋友，住在江寧會館。他因為找薛大爺，到過會館兩次，老爺是認得化的。所以要求老爺饒命，在洋大人前好歹方便方便，莫說出他的根底來，這使是老爺的恩典了。」寶玉聽了一席話，才明白。便道：「你們和我一樣的，都是中國人，我何叫外國人難為你呢？你放心罷，我不說就是了。況且我並不是那外國人的朋友，不過問我的話，我隨便答應兩句罷了。」王威兒連忙叩頭拜謝，婦人早又送上茶來。寶玉立起來要走，王威兒那裡肯放，道：「方纔不是老爺超生，小的十個腦袋，也不洋大人殺的。小的這裡預備一杯水酒，聊表敬意，務乞老爺賞個光，將來倚靠老爺的時候多著呢。」寶玉再三要走，怎禁得他夫妻兩個攔住苦留，只坐下，看著他們忙忙碌碌的，調開桌椅，擱上一桌子的雞鵝魚肉。夫妻兩個，輪流敬酒。寶玉心中暗暗好笑，不想我今日得了這麼個奇遇。可笑前日要殺毛子的也是他們，今日懼怕洋大人的也是他們。今日，我和那洋人答了兩句話，他們便這樣恭敬起來，要在前幾天頭裡，就是二毛子了。

正在這裡想著，忽然聽得門外有人喊道：「王威兒，快來，快來，大人到了。」王威兒往外就跑，這裡只剩了寶玉和那婦人兩個。那婦人又斟上酒來，手遞到寶唇邊，斜溜著一雙眼睛說道：「老爺請乾了這一杯。」寶玉暗想道：「罷了，怎麼鬧出這個樣子來，呷了半杯，便推醉了，伏在桌子上假寐。那婦人取過那半杯殘酒喝了。推寶玉道：「老爺醒來，怎麼就醉了？」寶玉不答，只裝睡著。那婦人彎下腰，把寶玉伏在桌上，便道：「怎樣了？」婦人道：「醉了。」王威兒過來搖了兩下，寶玉仍是不動。威兒便招手叫婦人過去，悄悄的說道：「留下他總是個禍根，不如趁他醉了，結果了他罷！」婦女連忙搖手。

不知寶玉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